

# 民族文化

## 周刊



邮箱:qdnrb1vwh2017@126.com  
电话:0855-8262857

展示民族风采 挖掘文化价值 推动产业发展 增强民族自信

独特 贴近 多彩 示范

## 文明乡风徐徐吹

### ——全国文明村岑巩县盘街村观察

○ 通讯员 杨元彬 姚琴



盘街村黄家寨新塘坪组全景图

冬日的午后,来到岑巩县思昂镇盘街村,青山流水人家入画。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在深山密林的溪岸边,随车起伏;一个个村落人家掩映其中,堪称人间藏秀。

山中入山中事,何等光景?随着2020年全国文明村镇的发布,盘街村作为岑巩县第一个获得者,被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所铭记。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乡风文明始终是一条文明主线。

这个地方弘扬孝文化、乡贤文化,率先打造全国文明村寨示范点,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运用道德和文化的力量“以文化人”,“以德治村”,推动乡村大发展。

**“夫妻二人”都是孝老爱亲“好媳妇”**

走进高家院组,来到黄家清和刘兰香夫妇家,一抹靓丽的暖色扑面而来。漂亮的木楼房半包围一座硬化过的庭院,摆几把椅子,略种花草,有暗香浮动。后来得知,黄家清和刘兰香是青梅煮酒,结义夫妻。黄家清也是盘街村黄家寨人,与刘兰香家相距不到一公里。刘兰香三姊妹,家中无兄无弟又最小,受父母宠爱。

有一天,他们放学回家,背对青山,脚趟溪水,面朝刘兰香家老屋,约定了终生。刘兰香说,“长大了我要你”;黄家清腼腆地说,“我做世上最好的老婆”。

一对美好姻缘,开启了别致人生。结婚十余年,夫妻二人,赢得“好媳妇”声名。黄家清和刘兰香夫妇,与父亲美满过日子。随后生下一双儿女,交由父亲刘文清在家看护。夫妻二人结伴出行,月收入过万元,为父亲提供丰厚的生活开支。

每逢父亲生日或过春节,夫妻二人

必定返家团圆,一家人和和美。

2020年5月,父亲刘文清突然一场病痛,被寨邻送往医院。黄家清夫妻接到消息,从新疆务工地点连夜乘飞机辗转赶回家中,照顾身患重病的父亲。

一向被父亲刘文清视为掌上明珠的刘兰香,无论怎么做总是遭受父亲嫌弃。刘兰香说,至从父亲生病住院以来,爸爸觉得自己瘫痪了,他的性情才变得古怪的。

“从生病住院到死去,爸爸总是口无遮拦,天天骂我短命鬼。”刘兰香说,“也许人之将死,回光返照,说话也不那么友善,可能把我当成儿媳妇了。”

昔日的“千金大小姐”,在刘兰香身上荡然无存。她默默地流泪,默默地守在爸爸的身边,时时刻刻地按摩捶背,换尿布擦身子,端茶送水,买他最喜欢的。

“每当我做这些的时候,爸爸总是说,乖女儿,你真孝顺。”黄家清秀气的脸庞,俊俏的嘴唇,才慢慢地吐出一句话,“爸爸爱说,我不想拖累你们,我死了也心满意足。”

“六七个月,两个人轮流守护,困了倦了就睡在床前。”盘街村的邻居们都这样夸奖这对小夫妻,“久病床前无孝子,他们夫妻不分白天黑夜的看护,我们没见过。”

“爸爸去世不到一个月,是我们亏欠他太多了。”刘兰香夫妻说,“前几天,我们村举办186个70岁老人,同吃长寿宴,我们夫妻还被村委会评为‘好媳妇’呢。”

**“好婆婆”养出天真烂漫“好闺女”**

来到盘街村冷水溪组,一栋栋木楼和小洋房,错落有致地往上攀爬。站在好婆婆边孙财夫妻的庭院中一看,阡陌交通户户水泥路,人们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中。

一幅新农村的画卷,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有一股文明的乡风迎面而来。

边孙财夫妻快80岁了,身体依然硬朗,精神矍铄,一年种植60多担稻谷。他说我也没做什么,除了给两个儿子养两头肥猪过年,在家也是闲着呢。

边孙财大儿子在贵阳工作,小儿子在外务工,月收入超过8000元。家里只有他们夫妻和小儿媳朱尚碧及两个孙子,一家五口人在一起快乐地生活着。

火坑里的柴火,烧得噼里啪啦地响,满坑的腊肉很香。火坑边围坐一圈人都不太说话,为活跃气氛,盘街村支部书记边兴鹏说,“没得好婆婆怎么留得住好媳妇呢?”

坐在对面,边孙财的小儿媳朱尚碧,瞬间面红耳赤,用手护着轻微的笑声。大家的目光都对准了朱尚碧,“好婆婆好不好,是你说了算,我们都听你的。”

朱尚碧身边坐着婆婆,她像闺女一样向婆婆依偎过去,在向妈妈求救。婆婆轻轻提示,“你每天在做什么,朋友来了你又在做什么,跟大家说说就可以了嘛。”

“我在镇上送学生,每天开车去,妈妈都煮好饭。”小儿媳朱尚碧腼腆地说,“如果有同学来我家玩,我只管陪她们快乐,爸爸妈妈煮好饭我们大家吃。”

边孙财的妻子说,“她们结婚14年了,我们从没办过嘴,像我们闺女一样。”

走出边孙财老人的家,我们一行人看到了传统文化中慈孝文化的光芒。在这个山村中,他们守正创新的文明乡风,将千年来婆媳关系搞不好,融合发展为子女文化。

农耕文明悠久绵长,人民以村庄为空间载体,以家训和村规民约破除迷信、

婚姻自由,实现殡葬改革等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政策,乡村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一对“好婆婆”,怪不得连续被村委会,三次颁发为年度“好婆婆”奖励!

**村规民约一张蓝图绘到底**

盘街村在思昂镇20公里处,全村11个村民小组,568户2463人。这里民风古朴,环境优美,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乡村振兴蓬勃发展,能找到乡愁的新画卷。

打开发黄的书页,《村规民约》中有“弘扬尊师重教、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弘扬互帮互助、文明节俭传统乡风,弘扬诚实守信、提倡婚姻自由……”

“这个村规民约是13年前,由村里寨老和群众拟定。”村支部书记边兴鹏说,“这之前,都是寨老们口头相传,它也是这份村规民约里最为核心的内容。”

经过13年前的盟约订立,最耀眼的还有一条,设立教育基金,无论贫穷或富贵,全村每户每年必须出资20元,上限不封顶,用来奖励或资助全村学生。

截止2020年,该村累计积累教育基金23万元,累计奖励本科以上大学生94人(研究生4人),奖励或资助其他学生146人,其中也有村集体经济奖励或资助的学生。

全村现有国家公职人员110余人,其中80余人获得教育基金奖励和资助。

2020年新修订《村规民约》共计十条,更详细也更具体,规定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语中写到,“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大发展,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盘街新未来。”

为了实现留守群众务工就业,盘街村打造200亩蔬菜基地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入股企业、开办农家乐、培育致富带头人等形式,带动全村群众600余人就近就业。

优秀人才带帮带反哺家乡,通过企业家在外地兴办工厂,带动就业创业150余人。

在贵阳兴办房地产老板的黄政超,盘街村旧家坪组人,带动全村80余人就业,务工人员最低月工资达到了8000元以上;在广东佛山兴办铝合金厂的姚茂斌,盘街村新塘坪组人,带动全村群众50余人务工就业,务工人员月工资最低5000元以上。

为了全村孩子读得起书读好书,姚茂斌还向村教育基金捐助4.5万元。

文化惠民工程也是盘街村亮点之一,建成了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文化阵地。方便群众开展各类活动,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树立讲文明讲卫生等好风尚。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抓住乡风文明建设,就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关键。盘街村通过《村规民约》一张蓝图绘到底,从过去走到今天,说到底就是教育的力量。

说起我们西江,以前老人家摆古的时候,都是说我们西江是连鬼都不愿意呆的地方,以前太穷了,但是我们西江,也曾经辉煌过;听老人们讲,在古时候,我们西江的老祖公都不是住在现在这里,都是住在雷公坪上面,是寅虎飞、莫虎飞两个老祖公发现这里,才带领我们到这里来居住的。两个老祖公是两兄弟,有一次农闲时期,寅虎飞和莫虎飞两个老祖公带着狗外出打猎,他们走出雷公坪,顺着平时打猎的山路走,刚走出不远,一大只野猪从林子里面跑出来,两个老祖公就带起狗一直追,顺着山路就追下来了。也不知道追了多久,两人带着狗追着追着,来到一片平时没来过的大山林里面,狗去追野猪去了,两个老祖公没追上狗,就靠在一棵大树下抽烟等,等到狗回来找到两个老祖公以后,两个老祖公看到狗毛上沾满了浮萍,我们苗家都认为,长浮萍的地方都能种水稻,都是好田,适合居住的好地方。看到狗身上的这些浮萍,两个老祖公带着狗顺着山沟往下走,不多时便找到了一个长满了浮萍的大水塘,两个老祖公激动又高兴,这真是适合种水稻的好田,适合居住的好地方啊。莫老祖公当时就插了棵枫香树的树枝在旁边,说明年来看,如果活了,就搬到这里来。等到第二年再来这里看,枫香树真的成活了,于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才搬到这里来,来到这后,先民们在这口塘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

## 千年始得千户寨

○ 通讯员 卢凤滨



苗寨回园图

老人们唱起古歌,感谢山神让我们的祖公发现这好水好田好地方,请求山神将这好地方给我们居住。期初的时候,水塘周边都还是大管林,相传在塘的西北旁边还有个老虎窝,所以这个池塘又被称为虎窝塘,苗语叫做“翁利学”。祖公们在西江住下以后,有一深夜里,大家听到在塘底深处远远传来水牛叫的声音,先民们说,这口塘里有一条“勇狙”(苗语)即“水牛龙”,这口塘是龙潭虎穴之宝地,先民们对这口塘非常重视,保护有加,不准倒垃圾、

倒脏水,洗尿片洗尿桶,不许大小便在塘里,违者必究,罚款祭塘。先民们还放鱼在塘里,不许捕捉,保护得好好的,让“水牛龙”安居。也才能保护寨子,荫庇子孙,灭灾除祸,人丁兴旺。这口塘便是西江开寨以来的见证物,我们都认为这里是两个老祖公发现西江的源头,正是今天在嘎歌古巷里的源西江水塘,古歌堂也设在塘边上,现在,水塘上面还有西江苗寨先祖来到这里时候的雕像呢。先民们来到这里后,发现河流的上

游已经有人居住,这一支苗族是“良氏”苗族“享人”。他们先到西江河畔来开发农业种植了。为了繁衍生存,寅虎飞、莫虎飞与“良氏”苗族商讨,得“享人”同意后,寅虎飞、莫虎飞一家和许多从雷公坪下来的“西氏”苗族与苗族“享人”共同开发西江河畔,搞农业种植,从此这里进入原始的农业阶段。到了以后,就开始分配土地,羊排这个山头是由莫虎飞老祖公家来住,他家是老人家,东引就由寅虎飞往,山脚的地方分给了随娘嫁过来的雕虎飞往,后来“西氏”苗族人口不断增多,又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小寨。加上后来陆续到来的,西江一天天壮大了起来。随着寨子越来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西氏”苗族的先民们巧手,用毛草编成很大的草鞋,在河边印了很多大脚印,被“享氏”族人发现后,他们认为这是野人怪兽的脚印,觉得住这里不安全,还问“西氏”族人要不要和他们一起搬走,“西氏”族人说怕,难得找到这样的居住地,不愿意搬走。就这样,“享氏”支系就搬离了西江,他们先搬迁到西江“北近”,“松相劫”翻去右侧边的“长梭”定居。后来不知何因,再次搬迁到“千九”(今施秉县)定居至今,他们原来在居住的寨子被“西氏”苗族开发成梯田。如今西江的人们把这片梯田叫做“羊享”。经过千年的发展,一代代先民不懈努力奋斗,才成就了今天的千户苗寨——西江。

## 挥之不去的苗族“枫木情结”

### ——瑶光苗族节庆图腾漫谈

○ 姜秀波

行走在清水江畔苗寨,闻枫飘香。村头寨尾,最多的是枫木,最古老的还是枫木。

枫木是苗族人心目中的圣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图腾,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族群生命力的象征。

我们的祖宗从东土而来,一路倒插枫木,择适而居。来到苗山苗岭,延续了一个族群的梦想,也书写了一个民族的情怀!

我用二十年的时间,沉淀了一个名词:“枫木情结”。

远古时期,苗族先民便在流传至今的《苗族古歌》、《苗族史诗》中唱道:“枫木是万物的始祖”。几千年后的某一天,我在黔东南锦屏县找到了一个鲜活地、潜移默化地传承着苗族先祖图腾崇拜“枫木”的苗寨:瑶光寨。

三板溪水库尚未兴建时,清江水一路欢歌一路奔流,从凯里到锦屏,下沅江,入洞庭湖,汇长江。

从锦屏县城出发,乘木船逆清水江而上,不到五十公里,便来到了一个叫“瑶光”的苗寨。瑶光寨每年都以盛大的方式,欢度一年一度的“枫树耙节”。

在河口码头下船后,抬头望去,在万仞绝壁陡坡上依山傍岭而建的瑶光寨,村头寨尾,井边路旁,到处都能见到参天的枫树群,整个寨子都深藏在茂密的枫林中。可以想见,秋天时节,万山红遍时,夕阳下的瑶光寨该是怎样的一幅绝美画面!

沿着青石板路攀援,进了瑶光寨,便听到当地人唱起了“枫木谣”:

“枫树枫,枫树落叶满地红。枫树插到后山上,五谷丰登万年长。”

“枫木树上叶三角,鲤鱼身上穿绫罗。风调雨顺农家富,儿孙满堂代代兴。”

在瑶光寨过枫树耙节,我们看到家家打糍粑,户户上山折枫木枝,吊脚木楼飘出酒香,欢声笑语不绝于耳。随便走进一户农家,可见堂屋神龛上放着两个大糍粑,耙上插枫枝,每枝分三杈,每杈插上四个红红绿绿的小糍粑。

寨老告诉我们,三杈枫枝共12个小糍粑,表示一年12个月风调雨顺。两枝枫枝共24个小糍粑,代表每年24个节令吉祥如意。

一支枫枝,点缀以糍粑,俨然已成寄托一个族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枫木情结”的延伸。

……

瑶光寨一年一度的“枫树耙节”盛典前,最神秘而庄重的一个仪式便是祭树。

寨后那株古枫木,据说是倒插而后存活下来的。天还没亮,沐浴更衣之后,寨老们便陆续汇集到古枫木下。

摆上糍粑,行叩拜礼。而后遥望东方故土家园,仰望生命升起的地方。主祭人以唱代念的祭词,穿越凝重的空气,似乎可以到达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碗酒敬向脚下的土地,……

整个祭树仪式,寨老们都肃穆不语,空气中似乎弥漫一种对生命起源的敬畏和对祖宗的尊崇。

离开古枫木很远后,寨老们才开始抽烟、交谈。

天亮后,袅袅炊烟从苗寨中飘起。此后,便陆续有三两妇人挎竹篮而来,摆上糍粑。祭毕,妇人们许愿祈福家人平安后,便把自备的红布带扎在古枫木上。

这样的场景,延续了一整天。

一天下来,古枫木也便成了披上红布的树。这一天,整个苗寨都在以一种庄重的方式与先辈对话。

……

我在一位名叫姜述熙的老人家家中,与其挑灯长谈。

姜述熙是一位瑶光寨中有文化且对村寨历史如数家珍的老人。我所在的文斗寨与瑶光寨一衣带水,语言文化皆同,因而我们呷着米酒,相谈甚欢。

那枫香酒(用枫叶汁和大米酿制而成),浓烈而醇厚。

我们谈到了瑶光寨苗家人为何如此崇拜敬仰枫树。“瑶光寨为什么不过‘杉树耙节’、‘松树耙节’,而偏爱过‘枫树耙节’呢?”

老人讲述说,“瑶光寨祖先先途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时,在后龙山上倒插一株从故土带来的枫木,并许愿:若这株枫树能存活,就在这里长期定居,结束长期迁移的漂泊生活;如不能存活,则马上迁走。后来,这株倒插枫树居然生根发芽活了下来,先祖们就在此定居,生息繁衍。后人为了纪念枫木,每年用枫木耙来祭奠祖先,形成了今天的‘枫树耙节’!”

谈着谈着,老人醉了,我也醉了。

夜深人静醒来,我打开随身带来的一本书《中国苗学》,书中有这样的诠释:……对于枫木,黔东南的苗族是顶礼膜拜的。为什么?因为枫木树与蚩尤有关。《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书中又云:“苗族先民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都起源于枫木,人类的始祖蚩尤是直接由枫木所生的‘妹榜妹留’,即蝴蝶妈妈产生出来的。”

“其实,瑶光寨苗家人只是继承和发展了苗族人民的枫木图腾而已。”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天清晨,我走出姜述熙老人家,在一棵古枫木树下,看见一只只蝴蝶从枫木树飞出,舞动着美丽的身影……

蝴蝶的家,是不是就在这枫木树上?

……

我在“枫树耙节”中注意到一个文化现象。

几位衣着与清水江流域苗族服饰不同的苗族姑娘在节庆盛典中翩翩起舞。一问,方才知道是来自榕江小丹江畔的一个叫“岑最”的苗寨的姑娘。

原来,在瑶光寨现居族群中,有一支后来又迁徙到岑最苗寨,直到二十世纪初,方才联系上。这些来自岑最苗寨的姑娘,即是应邀前来共庆“枫树耙节”的。

后来,我专程到岑最苗寨作过田野文化调查。这一迁徙历史得到了当地寨老的认同。

岑最苗寨部分人家与瑶光苗寨虽然同系一支,但语言、服饰、习俗却已有殊异,这是文化发展中的必然。但在“枫木情结”上,两寨却有着共同的认同。

在岑最苗寨“姜家大哥”家喝着醇香的米酒,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是瑶光苗寨“枫树耙节”上翩翩起舞的岑最姑娘……

“开枝散叶”,是枫木文化,也是“枫木情结”的美丽史话。

又一个深秋时节,正是瑶光苗寨枫叶火红的时候,我在图书馆读到苗族《古枫歌》,歌词古朴而直白,诠释了一个族群对枫木的情结。

“远古那时候,山坡光秃秃,只有一根树,生在天角,洪水淹不到,野火烧不着。那是什么树?那是白枫木。”

“枫木在天家,枝桠满天涯,结出千样种,开出百样花。各色花相映,天边飞彩霞,千样百样种,挂满树枝桠。”

枫木,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种,只要具备生存条件,即便倒插也能存活。

瑶光寨《古枫歌》、一年一度的“枫树耙节”,既是一种“认祖归宗”,也是一种文化认同,以及传承和延续。

几经辗转,历经艰辛,最终在枫树倒插能存活的村寨落脚,繁衍了族群的梦想。十几代、几十代人后,东方故土的印象逐渐模糊了,远去了。在没有,或者失去文字的传承后,碎片似的族群记忆,在米酒的烧灼下,在歌舞的陶醉中,淡去了,老去了。

因而,瑶光寨鲜活的“枫木情结”,已经成其为一种今天难得一见的族群迁徙文化。“枫木情结”,是一种图腾,也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苗族人从不放弃的族群精神的集中体现。